



前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荀悅

雷張氏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為郎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為謁者僕射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為吏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嗇夫欲為上林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至於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

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爲中郎將從上至霸陵上望北山悽然傷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漆其堅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可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六月梁王揖薨無子國除揖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愛之故以賈誼爲傳王墮馬薨誼自傷爲傳無狀且

暮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爲門下吏吳公以治郡第一徵入爲廷尉薦誼爲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爲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辭弔屈原爲傳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旣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爲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後宮美人令

得嫁三月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民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遺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疾苦是歲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本志以爲吳後舉兵爲逆之象也

十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祕過於下朕弗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有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太祝歲時至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

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爲官奴以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六月詔除民田租

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

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
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
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
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
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
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
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
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旣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
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
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

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
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
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
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
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疾病相
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更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
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
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

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芸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鷄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冬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首平日坐於右壟比長坐於左壟畢出而

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則民旣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以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家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后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

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
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大
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
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方百里
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邑四爲
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
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隄

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
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
大夫菜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
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
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
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芟舍以
苗秋治兵以禰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
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卒卒有
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卒比年簡車徒
卒正三年簡輿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十

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上過渭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爲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而有萬一愚人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曰廷尉當

如是也釋之以議法公平甚重於朝廷嘗公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爲黃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爲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旣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爲名臣故使結鞶欲以重之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 卬遂至彭城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王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單于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車令賜吏卒上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

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內史樂布皆爲將軍擊匈奴
出塞師還時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
矣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
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
鉅鹿下吾每餒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
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趙時爲
將卒善廉頗臣父爲代郡將時善李牧故知其爲人
也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唐
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
公衆辱我獨無閑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
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閫

以內寡人制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於外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
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距韓魏
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
是以爲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之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月一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
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虜嘗大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
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
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

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帝時爲楚相卒爲名臣

荀悅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驅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

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懷豈徒忿然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錯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遠山谷幽澗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二不當一藿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接茂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

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畢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驟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小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技橫加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嘉之而賜璽書寵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上言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其外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國造籬落先爲屋室次其田器及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一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裳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下之人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

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焉民至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

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
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
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爲水
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張
倉好律歷以漢爲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
言非是以罷之於是從倉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
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
德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
秋九月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舉賢良明於國

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
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
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
著之於篇朕親覽焉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
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
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
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草木諸產皆
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
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
賢故合謀相附政達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爲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興利除害明賞慎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極諫直言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戮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僭刑罰暴酷姦邪之

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內外咸怨故絕嗣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擢爲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陽五帝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輝光然屬天於是拜平爲上大夫五月分齊爲六國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閭爲齊王志在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淄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立淮南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

江王建成侯良薨無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新原平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醜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爲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原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棧陽宮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八月戊辰丞相張倉旣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子爲乳母年百餘歲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開封侯陶清翟爲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天狗如大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殺三百餘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奴婢爲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有狗生 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軍李勉屯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勾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周勃子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遠上自勞軍至霸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送迎拜謁
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有頃上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
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之
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如
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爲中尉上戒太子曰
卽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

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庫以賑貧民令
得買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爲
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爲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
未央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
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
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
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當畏過行
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終時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
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桑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它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此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使得令嫁已已皇帝葬霸陵

荀悅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慎其權柄雖不諒闇存其大體可也乙卯故韓王信之子頽當及孫嬰

率其衆來降封頽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絺慎夫人雖幸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死不朝賜以机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以武等受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文

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

顯洪業爲尊以申亞

夫之軍令曷為不能用頗牧彼

感激云爾

前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前漢孝景皇帝紀卷第九

荀悅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末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施四海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為太宗奏昭四時之舞令郡國皆立太宗廟四時舞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六月御史大夫陶青翟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收半租太中大夫任成周仁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泄衣敝不飾甚見親信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贈

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闕爲臨江王余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晁錯貴幸穿太上皇廟墻垣爲舍門嘉奏請誅錯自歸上上曰此非真廟垣又我使爲之錯無罪嘉曰悔不先誅錯爲所賣遂歐血而死嘉爲人廉直初鄧通侍文帝有慢嘉曰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徃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曰朝廷者乃高皇帝之朝廷

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通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夫陶青翟爲丞相左內使晁錯爲御史大夫封蕭何曾孫嘉爲列侯先是嘉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讌飲太后前上從容言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實嬰者太后從兄子進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矣陛下何得傳梁王太后怒絕嬰屬籍遂免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本志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將反之應也十有一

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鬪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
泗水中死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本志以爲金沴木也吳地以船爲家天戒若曰國家
將傾覆矣春正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
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熊渠
皆謀反初上爲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
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
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
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
一縷之絲系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
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以君所爲危於累卵難

於上天若變所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
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
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遊梁晁錯
說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楚
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爲使者自見膠西王
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
王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
亦爲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小兒等皆發
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

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敝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萬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王固與胡王有約寡人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糧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余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王日用之不能盡今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邑萬戶以城邑降者封萬戶若率萬人降者如大將軍科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反書上聞晁錯議欲令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郤錯言盎前爲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此欲請治盎計未定盎密聞之乃夜因告竇嬰求見上言吳所以反故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盎對曰吳王無

能爲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爲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轉而爲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莢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有斬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盎爲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爲東帝矣即劫盎

使爲將盜不聽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欲殺之
初盜爲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盜侍婢吏懼而盜馳自
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盜
位爲司馬乃夜與盜俱亡而還枚乘獻書諫吳王曰
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笮之塞
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要荆軻
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何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
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笮此其地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佞諛之臣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資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劔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
職諸侯責先帝之遺詔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
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
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
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
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
里之內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

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吳王不聽二月辛巳朔日有
蝕之邯鄲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爲趙王勃亂失類外
交匈奴似犬豕之行也絳侯周勃子亞夫爲太尉將
三十六軍擊吳楚竇嬰爲大將軍賜金五十斤嬰陳
金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嬰屯兵滎
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太尉至霸上趙
涉以布衣遮道說太尉曰吳楚聞將軍出兵必置伏
兵姦人於崤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
從此右關去趣藍田出武關指洛陽不過差一二日
直入武庫擊枹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天降而下
也亞夫從之已而使之搜郟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

涉爲護軍亞夫旣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舉事而
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孟者洛陽人爲任俠行似
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
兵銳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
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絕淮
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以全制其
虛吳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
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王亞夫不奉詔堅
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楚乏糧挑戰亞
夫終不出夜軍中驚而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營壁東南亞夫

使爲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旣饑乏
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弓高侯韓
頽當爲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軍數
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遂一三月吳楚平越人斬
吳王頭以降吳之圍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距之羽
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戍軍大敗
自殺戍初與吳通謀大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
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
皆與元王俱學詩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
元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常爲設醴及王戍一
朝失不設醴穆生將去申公白公止之曰不爲先王

乎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
之是亡道亡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乎
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
故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留川趙王皆伏誅徙廣川
王爲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淄
川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
令還報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劫而與之盟令
反其言曰吳已破漢矣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
言漢發兵百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
守三國之兵殺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
中大夫至復堅守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

閭懼自殺上以齊迫脅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為齊王濟北王志亦初與諸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蠆止之因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當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勢不足以扞寇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嚮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山東之從結而無却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徒眾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厲節堅守不使吳失據而無助跬行而獨進瓦解土崩敗而無

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願大王詳思惟之梁孝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徙衡山王為濟北王吳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謚曰貞王徙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主必應之臣願為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救兵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改制削諸侯地錯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

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
問吳楚反聞晁錯死兵罷否對曰吳楚爲謀數十年
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晁錯患諸
侯強大故請削之以安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
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復讎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上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夏六月立
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初諸侯得自除
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屬擬於天子國家唯置丞相黃
金印自吳楚反之後奪諸侯權爲置二千石去丞相
曰相銀印其後惟得衣食租稅而已貧或乘牛車時
樂布有功封歙侯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立

皇子湍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徙淮南
王余爲魯王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國也非
年十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
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

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
天子之勲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
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
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
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
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

前漢紀卷九
月臨江王闕薨謚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戶二十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太后兄女上爲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馳駟馬逆梁王於闕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

爲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使人刺殺盎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爲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竒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爲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其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爲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善之以爲魯相枚乘鄒陽數諫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賜千金令求方略士齊人王先生多竒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

第幸於後宮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
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
於貴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爲上言之得無竟
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宮金城
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有庠
仁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
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
以爲失親親之道以此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奏長
君曰敬諾入言之及梁內史韓安國亦因長公主解
說梁王卒得不治初陽爲勝詭所讒王因囚之將殺
之乃從獄中上疏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

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
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
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喻於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王人獻寶楚王誅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
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
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
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
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按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之器者以左右
先為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
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折脅於魏
卒為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
特之交故不能自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百里奚乞食於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
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假譽於
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眾口所不能離豈
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眾

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成
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
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
迴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
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為上客枚乘以數諫吳王
上拜乘弘農都尉乘久為諸侯上客不樂為郡吏後
患免遊於梁田叔既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邀相自言
者百餘人叔取渠率少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
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
之今令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王好遊獵叔常

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
王以故不復出遊

七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
廢爲臨江山王榮者帝長子栗姬之子上常囑諸子
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
姬及太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
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爲金王孫妻其母藏兒卜相
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宫王后方姪身夢日入
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爲太子實王皇后子也
中尉衛綰爲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爲人謹慎敦厚
上爲太子時常召文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

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參乘上謂綰曰今君知
所以參乘乎乃我爲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皇帝有
遺言曰綰長者善遇之六月乙巳丞相陶青翟免太
尉周亞夫爲丞相是歲太僕周舍爲御史大夫

中元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荀
爲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
謚誅筴列侯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
誅筴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祔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列
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嗣其葬國得發民
輓喪穿復土治冢無過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江王

榮坐侵宗廟壩垣爲宮上徵榮臨江官屬祖榮於北門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邳王詣中尉邳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鸞數千萬頭銜土置冢上百姓怜之無子國除邳都河東人也爲人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背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終不顧妻子矣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厠野豕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還豕亦不傷賈姬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貴戚宗室側目而視號曰鷹是時濟南矚氏三百餘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折也及都爲濟南相誅矚

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郡畏都如大府後爲鴈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鴈門胡王爲偶人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中以法帝欲釋之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是時穽成周陽由此皆嚴剋爲治成爲濟南都尉邳都爲前後都尉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及成至直凌都出其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爲中尉其治放邳都其廉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是時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關中方數千里士爭爲之死心爲中尉司馬邳都爲中尉不敢加也夏四月有星孛於西方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

東王秋七月更郡爲太守尉爲都尉九月封楚趙傳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周舍爲丞相立皇子乘爲清河王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徙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

厭者輒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峙十有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法棄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王時梁王北獵梁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爲五國盡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勗爲菑川王彭離爲濟南王定爲山陽王識爲濟陰王不疑爲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車朱兩輪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之後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

宜定撫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
當斲者不得更人斲畢一人斲乃更人自是斲者
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
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
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
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直不疑爲御
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初爲郎其
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

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還乃知之或毀不疑淫媿不
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矣吳楚反時爲將軍封塞
侯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時爲父買尚方工官甲稍五
百枝可以葬者取庸治之不與顧直庸怒而上變反
告之事連亞夫召至廷尉責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
臣所買乃葬噐何謂反乎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
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及至
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爲河內太守許負相
之曰君侯三年爲侯八年爲將九年爲相貴重於人
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居三歲兄
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續絳侯後盡如負言上欲廢

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欲封其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上默然遂不封

荀悅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爲典未可通也匈奴徐廬等五人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王陛下何以責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之

荀悅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上常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觥無齋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掌席者取箸亞夫前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非少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没入之封皇后兄王信爲孟侯夏四月詔

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
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能不
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以
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常
有畜積以備災害強無凌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
孤幼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
爲吏以貨賂爲市盜奪百姓侵侮萬民縣丞長吏縱
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
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自漢初務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人
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

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群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
官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

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詔曰
高年者人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
歲以下八十以上及孕子未乳當鞫繫者無訟繫之
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
千石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復終身

讚曰本紀稱周泰之弊密文峻法而姦不勝漢興掃
除苛政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
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二成康漢

稱文景美矣

前漢孝景皇帝紀卷第九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荀悅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母藏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爲列侯藏兒初爲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奉所舉賢良或治刑名縱橫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年八十復二算力十復甲卒行三鉢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秋七月詔省衛士

卒萬人罷苑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爲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爲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后又罷竇氏子弟無行者絕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己

未太常許昌爲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崖下柴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吏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弟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聽命解夜至

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間住車嘗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輒爲報仇不使解知也解兄子爲解殺人爲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殺之闕下上捕解解亡過臨晉籍少翁少翁素不知解然慕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絕口語其得人率如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犯皆在赦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司奏解無罪時公孫弘爲丞相以爲解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甚於知遂族之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

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

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
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節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
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
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
之好苞苴盈於門庭騁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
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
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
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
者至於爲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
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
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主

於爲詐給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
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
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
事害私爲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
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
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
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
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
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
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
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
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
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淫智放百家之
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
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
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
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
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
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於平原大飢人民相食賜茂陵徙
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

於西北濟北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
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爲越人相
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
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
能覆誠能何棄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
今小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至
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太
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塾屋以東宜春以西北至阿
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欲除以爲苑侍郎東方
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應以福驕盈奢靡天應
以禍豐鄙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直一金規以爲苑

上乏國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一也盛荆棘之大崇虎狼之墟壞民冢墓發民廬舍令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淚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爲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倩平原人也好學稱爲滑稽年二十三初爲郎中上書自稱待詔公車奉祿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上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

俸祿正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不可用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着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上置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爲龍復無角臣欲以爲蛇復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此非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舍人等曰朔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濕肉爲膾乾肉爲脯樹上爲寄生盆下爲窶朔乃榜舍人百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時發

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默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唯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爲其然也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爲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以蒙不辜之戮爲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而見親近故宗廟崩弛國家丘墟夫卑身體賤悅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王上之治即志士

仁人不忍爲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於衰世之法故養性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人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爲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深思仰而泣曰嗟呼殆哉余國之不忘也縣縣哉

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而德
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
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填池塹以
與貧民開內藏以賚貧乏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
刑罰行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飢寒之色蓄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
易見然而人主莫肯爲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
迎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臯亦以談說能爲辭賦
得幸比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
楊長卿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
之獸駭於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馬
不及旋踵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而不及
用枯木朽株盡爲患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
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
楸之變況涉乎豐草馳乎丘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
存變之計其爲害也不難上善之相如字長卿蜀郡
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
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君

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
邛卓王孫耻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財物遺
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
如復奏上林賦拜為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
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北
江都相陳人鄭當時為內史每朝候上閑未嘗不言
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名士常以為賢於已祿賜盡以
饋士大夫家無餘財賓客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
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復廷尉客復往翟公大板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冬十
月地震是歲武強侯嚴青翟為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
初置五經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員至數十人
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
郡國有好文學敬鄉里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
子一歲輒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為郎中其
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
廬江人文翁為蜀郡太守其為人愛學好教化見蜀
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

輒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爲右職用察舉之
又修起學宮於城中學者復除徭役常選學宮童子
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
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
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夏四月平原君薨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
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
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
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而正者云爾時太

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
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
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
蚡爲丞相有星孛于東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
長終天本志曰是爲蚩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
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安國帥師出會稽大行
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國
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之自三代
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也以爲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外

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
越人名爲蕃臣實不給給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
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
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間歲
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舉輪而踰嶺
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
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
必衆多或以越人衆兵強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
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絕
內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峭峻漂石
破舟不可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於干

界內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城使謹防
越人有伐材輒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
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
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
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強兵百不當一臣安竊
爲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
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
卹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
斷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侯王此必委質爲蕃臣矣
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

頓一戰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竄深入阻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卒勞糧乏丁壯從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萬民苦於兵事逃亡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他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東之難與矣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

變故姦邪從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園江漢爲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宸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太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煩汗馬之勞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

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爲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即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旣到郡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詠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耻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嘻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爲得志

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乏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旨順意陷主於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爲中謁者使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使者河

內失火燒千餘家使黷視之還曰人家屋相埽相連
乃不足爲怪臣憂有甚於此者憂河內飢民相食臣
謹以按節發河內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賢
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廓愛百
姓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
近之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朝安國爲御史
大夫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